

蒼葭詩文選

主編

夏克舉

副主編

耿云福



遠方出版社

蒼荻詩文選

主 編 夏克舉 副主編 耿云福

遠方出版社

芦荻诗文选

主 编：夏克举 副主编：耿云福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营口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00,000字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责任编辑：郭金龙 责任校对：边 城

封面设计：胡耀满

ISBN7-80595-456-9

I·189 定价：23.00元

張柏 个性

升 学 人 事

孙刚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

蘆荻詩文
良言萬章

劉磊題

二〇〇一年九月

作品
类型
人
品
为
制
作
品

张
之
富

青
月
白

賀冬边芦菔詩文光面古

芦芽虽短条者發

植根原在近農家

休道不如百卉艳

蘊有清香亦可誇

夏克學
2008年5月8日

詩文美感
人生启迪

曹永革

二〇〇一年五月

《芦荻诗文选》编委会

主 编：夏克举

副主编：耿云福

编 委：范维富 邵文峰

李广涛 吴兆源

白云生 王允承

李纯青 郭金龙

《芦荻诗文选》读后拾零

雁 翎

老边区是播洒良种的文学沃野，人才辈出。早些年有吴兆源、金矢、张冰、郭金龙、宋志萍、张蕴辉等名字闪耀文坛，之后有薛涛出现。近些年，由于领导的重视和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热心人”的热情发动、精心组织、艰难筹措、开辟园地，促使文学新人不断涌现。老边区的文学队伍由小到大、迅速发展；文学创作由少到多，蔚成规模。形成了一个队伍兴旺、创作热潮迭起的大好局面。

放在我案头的这部《芦荻诗文选》是老边区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的检阅。展卷赏读，带给我的是一番激动，一番惊喜。近百名作者的近千篇（首）诗文，如同百花吐艳，万木竞长。芬芳着、装点着文学园林；更像一颗颗星辰发光闪亮，互相辉映，构成老边区文学的灿烂星座。洋洋乎！巍巍乎！

编者告诉我，这部诗文中所收录的作品，是从1998年7月到2000年底《老边区报》文学版《芦荻》副刊上所发表的诗歌、散文中筛选编辑而成，是老边区文学园地的第一次收获，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自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值得珍视的价值。

本文仅就文选部分说一点读后的感想。

文选分两部分：《艺林撷英》收入45位作者的136篇散文；《文苑论谈》收入10位作者的24篇论文。这些作品出自新、老作者之手，他们之中有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报社、电台的记者编辑，也有工人、农民。他们写身边事，赞家乡人，讲真知，抒真情，各具特色。其中多有佳作，也不乏精

品。

吴兆源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在辽宁散文作家中，吴兆源以写辽南风光，绘制乡村的风景画、风俗画独树一帜。他也写作杂文。他的杂文融知识性、哲理性于一炉。其作品文笔老道，叙事简炼，思想深刻。

读吴兆源的作品可以悟到人生的真谛。比如读他的《圈》，可使我们了悟到马克思关于人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离不开与外界的联系，便有种种的“圈”。人的一生也就是不断画圈、走圈的过程。那么，“圈”从那里画起？又止于何处呢？作者在《说O》中告诉我们，是从“O（零）”画起，又止于“O（零）”。“O”是起点，又是归宿。既然圈有起处，又有归宿，那么如何才能画好呢？作者又在《磨难磨》中告诉了我们。若想画好人生圈，第一须心正，第二须人帮。而且“圈”是接力的，无休止的。一个古奥的问题在作者笔下变得通俗易懂。这种深入浅出，把复杂说简单的本领，倘没有深刻的思辨和纯熟的语言表述功力是难以做到的。

吴兆源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深厚的学识与语言功力以及正直真诚的人格品位，成为营口市散文创作担纲领衔的人物。

范维扬的散文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作品有内涵，有深度，有章法。作者思想开放，思路开阔，善于以小见大做翩翩浮想。既能从宏观上把握，又能从微观上切入，或缘事述怀，或见景生情，或托物言志，都能充分调动各种表现手段，使之服役于文章的主旨，并力求把思想寓于描写之中，隐蔽在形象之后，做到曲传妙达，言近而旨远。这是范维扬散文的妙处。文集中所收诸篇，无一不是佳作，尤其是《翅膀》、《风筝》、《蚊子》、《小站》等篇，更是令人爱不释手。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品位与实力。

仲属宁的作品与范维扬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善于从平常的一景一物中展开联想，对生活做哲理性的发掘，并融入自己浓重的感情色彩，笔力直叩人的心扉。作者要表现的是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比如《雾》的朦胧，《猫记》的凄美，《馍》的五味，《叶》的理想，《哥哥姐姐迁居记》的沧桑，《蓝天·碧野·白鸢飞》的和谐，《阅读春天》的韵味，无不显示出作者较深的文化底蕴和创作潜质。显然，这是一位有潜力的、有创作准备的作者，活泼灵动的文字中更闪烁着作者的睿智和才华。

宋志萍、史永博、马声远、李蔚、张冰等人的散文，从生活出发，抒写真情实感，显示出积累的丰厚。如《和祖母在一起的日子》、《我家不住暖气楼》、《那一年她与我擦肩而过》、《补》、《夜雨敲窗》、《草园》、《老花镜的遗憾》《童年的女儿》，不仅内容真实亲切，同时显现出作者文笔的流畅和文章的感染力。

吴振玉的文章虽然短小，但内涵较深，如《狗与影子》、《偷闲》、《挣扎之美》都显示作者的思想锋芒与艺术张力。

周治，写了一组杂文，对生活的不同层面都有一定的碰撞力，其火花也很耀眼，读起来令人开心。

王允承的一组散文《长白山花系列》，构思精巧、新颖、别致，写了五朵花，一花记一情，如同学情、夫妻情、女友情等，读来饶有趣味。

还有，邵文峰的《吸烟所想》，郭颖的《初为人母》，李蕊的《龙儿》，陈玲玲的《守菊而居的人》，骆文雪的《一碗汤药》，阎福兴的《等母亲》，林正春的《父亲与海》，郭育杰的《脚步》等，都写的很真切、生动，读起来宛如身临其境，印象很深。

范维富、陈绍明、郭冬梅的文章，针对教育问题各抒已

见，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薛涛是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在本书里也有两篇文章，无疑是为本书添了光彩。

最后谈谈耿云福的力作《古典小说阅后谭》，共十篇文章。从巧拟的标题即可看出作者用心之良苦。我想，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是一座丰富奇幻的宝藏，耿云福敢于攀越障碍、探矿取宝，除了有锐勇进取的探索精神之外，还必须有充分的积累和长期钻研的准备。据我所知，耿云福是一位古典文学爱好者，又是古书收藏者，在大量、广泛的阅读中，时有所感，时有所思，累日经年，长期积累，便有了现在的文字。做为一名领导干部，把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用在对学术的追求上，又能不畏艰难，自立己见，其精神多么可佳，成果何等可贵。这十篇杂谈，其实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资料详实，论证有根有据。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自在其中，很值得一读。

以上如蜻蜓点水，写了些隔靴搔痒之见，不足为序，只不过是学习过后点滴的心得体会就教于作者、读者。请予指正。

2001年4月25日写于半月书屋

序《芦荻诗文选》

陈 默

老边，这个古老的大辽河边上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真是交了好运：先是成为公社名，后来为乡名，八十年代竟然成为营口市一个区的名字。

由村名而乡名，由乡名而区名，称谓的升格，意味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而城乡间的差别之一，首先表现在文化上。这部《芦荻诗文选》告知世人的就是，诗文作证，老边区已确实成为营口市的一个城区，这里至少有九十多位作者把他们对家乡的挚爱，倾述在这部集子里。因此可以说，《芦荻诗文选》是老边区由乡到城转型期的一部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专辑。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介绍以下情况：老边区得名仅仅16年，面积305平方公里，辖两街四镇，12.5万人口。就是这个地方，出版了一部九十多人的诗文合集，这难道不应当令人刮目相看吗？

文学作品的主要功用是给人以知识的启迪和美的感受。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对集子中诗歌部分的印象。

先请读下面这首诗：

水火联翩望乐园，雄鸡一唱换人间。

忧回苦海求神佑，急上天阶恨路端。

心定方知仙境远，辙更始觉道途宽。

神舟喜见乘风起，直上云霄赤日边。

这是白云生先生的一首七律《世纪咏怀》之三，作者把他半个世纪的感受和反思，用诗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出来。“血

“火联翩”是忆旧，“雄鸡一唱”是写解放，“求神佑”是说愚昧犹未消灭，“急上天阶”是记录头脑发热的人们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弯路，而“心定”、“撤更”两句则是对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表达了由衷的高兴。诗的最后两句，以“神舟”航天的现实，预示了伟大祖国插上科技翅膀向四个现代化飞奔的美好前景。这是一首典型的体现“兴观群怨”作用的好诗。象这样准确把握事物本质的作品，集子里并不少见，代表了《芦荻诗文选》的主旋律。

再请看下面两首小令：

霜树，霜树，积雪不知深处。迎头凜冽寒风，放眼连天雾浓。浓雾，浓雾，更有冰花一路。

——李广涛《调笑令·隆冬》

霜柳，霜柳，依旧丝丝老瘦。悄来淡淡春风，山川大地雪融。融雪，融雪，应是人间二月。

——李广涛《调笑令·早春》

体式依然是中国传统的“旧瓶子”，而里面装的完全是时代的“新酒”。那树，那雾，那风，那雪，仿佛就在你的眼前身后。优美的思维形象，是李广涛先生作品最可贵之处。读这样的诗章，你的感觉中还有新旧诗的界线了吗？

老边变得越来越美了，美得就象一首诗。但是诗人们深知这种变化的根源，从来没有忘记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硝烟。

鹊巢高筑碧枝间，情报曾经自此传。

可是天心能动物，轮番守护待明天。

吴兆源先生的这首七绝记载的就是当年的一个场景：解放前夕，我军一侦察员欲通过敌军布置的关卡，机灵地把情报藏入鹊巢，而素喜吵噪的喜鹊此时竟悄然无声，轮番守护其巢。逾日凌晨，我侦察员安全取走情报。这首诗的语言优美、含蓄，耐人品味。“鹊巢高筑碧枝间”，描绘出一幅宁静美好的田

芦荻诗文选

序

三

园风景画，可是谁能想到这里竟然是一道关卡，就要变成战场。人民热爱和平，连鸟儿也反对战争，“天心动物”代表了人心所向。当年喜鹊期待的“明天”，就是老边区的今天。

我随手摘下这样一些句子和诗篇：

黄瓜上架枝藤绕，云豆开花子角弓。

——丁洪江《七律·暖棚》

深秋草木凋，星夜风萧萧。铁流泻千里，魔师剿余妖。

——李纯青《五古》

柔风细雨四月初，樱花粉面满乡途。

——骆文雪《雪后观梅》

窗外忽然作秋声，天光不与昨日同。

——范维扬《霜降》

重整乾坤未下鞍，击楫情深，蹈海心里。

——张玉复《一剪梅·营口解放五十周年感赋》

举国欢腾今夕庆，天涯无负月空圆。

——姜毓业《七律·己卯除夕感怀》

伊宁风物别样新，满街纷来各族人。

语杂貌异服饰特，错疑此身出国门。

——夏克举《西行诗草·伊宁》

春，满眼风光万象新。江山美，红日沐乾坤。

——耿云福《十六字令》

佳句俯拾即是，说明了诗人们诗艺娴熟，而这娴熟，恰恰证明了诗人们追求的执着。“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古代诗人的苦与乐与当代诗人肯定是相通的。

让我们再来读一首题为《我不累》的小诗吧：

年轻的心

充满了盛开的玫瑰

坚强的信念

让我抛开了征程的疲惫

漫漫长路上

绝不让勤奋沉睡

因为真诚的付出

让我无怨无悔

无论如何

我不累

——吴海平

心灵的语言，如淙淙山泉，涓涓流出；澄澈得使人想喝上一口，而当你读过之后，也仿佛真的喝上了那山泉，因为你会说：“我不累。”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不管新体诗，还是旧体诗，只要是好诗，都是不乏读者朋友的。更何况，新诗旧诗并没有截然的分界。

一度我很感诧异：年轻的老边区，何以会有这么多的诗人呢？当我拜读了耿云福先生的读书札记《古典小说阅后谭》，便渐渐明白了个中的道理。此文以翔实的资料，向读者介绍了古书、奇书、续书、伪书、佚书、撰书、注书、刻书、禁书、藏书等十个方面的知识。语曰“厚积薄发”，此之谓也。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如果不是对生活知识和书本知识的广泛占有，如果不曾潜心研读传统典籍并熟练掌握了诗歌的规律，虽欲吟诗，不亦难乎？

序言不过是正文附属物而已。读者朋友如果真想认识老边，不妨放过本序，径去阅读《芦荻诗文选》正文好了。

辛巳桃月于嚶鸣轩